

# 带母语回家

Return of Mother Tongue

严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I247.5/1420

2007

带  
母  
语  
回  
家

严力 著

Return of Mother Tongu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母语回家 / 严力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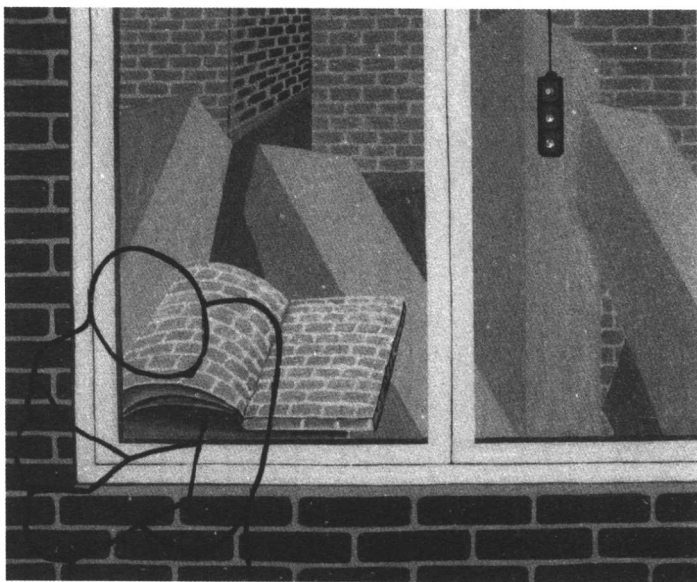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305 - 05276 - 7

I. 带…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4034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带母语回家  
作 者 严 力  
责任编辑 蔚 蓝 杨全强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2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276 - 7  
定 价 1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严力，等待情人，油画，2002

顾然三十一岁的时候，有人替他算过一卦，要去发现一个新世界，但不是说在一两年之内，而是三十七岁以后，也就是说他想算的卦使他很失望，因为他正在办留学美国的手续中。据带他来算命的的朋友介绍说，这个算命的先生是上海近几年来很有名的，许多人在出国之前都被他算准了。现在他已三十七岁了，五天前，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三月十七日晚上，他和一帮在纽约的朋友举行了生日 party，他想起六年前的算命，摇了摇头，因为他在算命之后的两个月就被纽约的派特学院接受为摄影专业的学生了，三个月之后就到了纽约。想起一九八八年的上海他就有一股想笑的冲动，他会想起那位算命先生故作玄虚的表情，这个表情骗走了他的四十元人民币，因为算命

先生的脸上有一个长在右眼底下的乌斑，看上去像中国地图的形状，而且还包括台湾，只是台湾比正式地图上的稍稍远了一点，朋友说这一大一小的乌斑为他带来了许多生意，因为这意味着他能算出所有中国的事情，因为名气越来越大，所以一般人想找他算命都很难，只有朋友介绍才能约定时间来算上一卦。据说一九八七年中国上空所出现的长达三天的绿云被他在一星期前就算出来了，而且绿云意味着繁荣，他还说这一年美国上空也有绿云出现，所以这一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都很好。但是，顾然的命他却没算准，如果按算命先生的卦说，六年以后的今年他才应该会发现一个新世界。

顾然到了美国之后就按部就班地学了一阵英文，学了四年的摄影专业，有近四年的时间他都是帮一家摄影社放大照片来挣生活费和学费的，这种生活使他每天都筋疲力尽，人也一下子老了很多，好在他的脸形属于那种充满稚气的圆圆鼓鼓的，仍有着展现在微笑中的童气。后来他开始帮一个美国同学强生家族的忙，一起做广告摄影，但最近一年多来广告摄影的需求量越来越小，因为电脑软件可以拼贴出许多摄影达不到的效果，于是他和强生就散伙了。不过他和强生的合作使他学到了摄影专业课里没有教过的如何在美国这个社会里推销摄影产品的技术。

与强生散伙的那天他给与他同居了两年多的女友珍打了电话，珍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当职员，他说他今晚回去很早，可以做一顿喷香

的中国菜给她吃，所以她不必在外面买什么东西了，一切都由他搞定了。她也没问为什么，只是很高兴地说太棒了。他跑到纽约下城的中国城去买菜，一边买一边想自己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如此认真地去准备一顿中国饭菜了，而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菜的热爱一直使他感到是一种缘分。认识珍也是强生的关系，想起强生如今还是单身他就摇了摇头，本来他们可以不散伙的，因为强生说一个人的工作可以由两人来做，工资少了但工作量也少了，等于两人都做四小时一天，但是顾然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友情的原因而把两个人的生活水平都降低，要降就先降一个，而被降的他也才会更有动力去找工作。强生当然很理解，他对顾然说如果找工作有困难一定要让他知道，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另外还说这个摄影的工作随时都可以两个人做的，这使顾然的鼻子一阵发酸，他紧紧拥抱了强生。强生舍不得分手的原因他是知道的，因为强生对女人不感兴趣。他想起强生分手时泪汪汪的样子，就有一股强生为什么不是女人的遗憾，这并不表示他不爱珍，而是强生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太多优点，而且没有女人那种逛商场的欲望，也就是说他对珍喜欢逛商场是耿耿于怀的。强生在三年前把他带到强生叔叔家的 party 上去是为了与他有更好的关系，没想到顾然与珍在那里裹到了一起，当时强生很是伤心了一阵，但也是强生主动告诉了顾然，他不喜欢女人。不过他虽然很欣赏顾然，但此事必顺其自然，他祝福顾然和珍能

有 goodtime(共享美的时辰)。之后,强生与他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好,因为他们都热爱摄影艺术。

珍是那种并不很独立的女性,因为她从小就在祖父母的庇护下长大,感情生活上一直是有依靠的,所以她对顾然的感情依赖也是很明显的,尽管如此,她毕竟是美国人,所以对习惯于中国那种人际依赖关系的他来说,反而感到正合适。他面对食品柜构思着什么样的菜晚上烧来吃,他最后决定做蚝油牛肉和蘑菇菜心,再加上一个面筋粉丝榨菜汤。他想起珍有一次因为想学做这个汤而把面条当做粉丝买回来的事就笑出了声,还有一次她以为咸鸭蛋都是馊掉了的,反而是强生懂得松花蛋的原理和奶酪差不多,珍则认为松花蛋的颜色太可怕而一直拒绝吃,甚至连一口都没尝过。有一次顾然故意把松花蛋搅碎煮在粥里,但还是被她发现了而拒绝,之后他再也没试过让她吃松花蛋,每当他吃松花蛋的时候她就皱皱眉头,虽然她知道他特别喜欢吃。作为一种食品文化上的妥协,他常常乘她不在的时候吃松花蛋。就像她常常不参加他和中国人的 party,因为他们基本上全说中文,每当这时候就要由他来逐句翻译,她认为这样使他和她都有点扫兴,她是那种心理活动很多的女孩子,而且也极有自尊心,为这种 party 她是否要参加他们有过几次讨论,最后一致认为应该以她当时的情绪来作决定,但一般她都不参加,她会去租几盘录像带回家看,另一方面他也尽量不参加太多这样的全是中国人的 party。珍说这



有点不公平，因为他会英文，所以可以自如地在她朋友的 party 上玩。他说那么你就要学中文呀，她说太难了，光是看看中文字就已经眼花缭乱了，他说可以只学说学不学写。她试过一些句子，但最后还是被中文的四声搞得驴唇不对马嘴，就再也不试了，她说还是身体语言不必学，用中间找齐就行了，因为哼哼哈哈的呻吟大家都懂。他说她有时候也不一定懂，她抬头等他说出答案，他说为什么我摸你脚的时候你根本没什么反应，反而认为这仅仅是去除疲劳的按摩，你根本不懂中国人摸女人脚是最具身体语言的一种，她马上回说那是小脚吧！说完后看他有点不高兴就又说美国人好像没有重视到抚摸脚的性启示，所以功能也就衰退了。他说他也不敢确定现在的中国女孩子是因为传统知识来做出脚的反应还是真的能通过脚来感觉，总之他承认在中国时有过两个女朋友都对摸她们的脚有性的反应。珍笑得很开心地说那么穿什么样的鞋也就可以从性的角度来考虑了？她很认真地让他和她在床上试了一次摸脚的感觉，最后两人都笑了，笑这种实验太严肃而使其他更敏感的部位都产生不了感觉，更别提脚了。

纽约的交通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情，所以有的市长在竞选的口号里还加进了一条要把交通搞好的誓语，但因为太难了而哪一任的市长都无法使这种情况好转多少，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不必解决的纽约市的特点了，也就是说如果解决了，反而会让纽约不成为纽约

了。她早应该回来了，再挤也不会这么晚啊，顾然把菜全切好，等她一进家门就开炒，可是她就是不回来，他当然把这归罪于纽约的交通，她开车从公司到家一般是四十分钟的样子，现在是一小时多了。这时他发现家里没有葡萄酒了，就出门去买，在酒店里与老板瞎聊了几句就急匆匆地赶回去，因为他想让她猜发生了什么“好事”，不是为了庆祝失业，而是他们就此可以实现一起去中国的愿望了，只要她动用存在公司的两个星期的假就可以出发了。而他与强生做的工作一直是很难有时间请假的，因为一有客户就马上要行动的。现在好了，他已经六年没有回去了，虽然珍不是作为太太而是作为女友回去的，但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父亲很早就因文革隔离的肝炎后遗症去世了，那么母亲就对他生活或事业上的发展特别在意，他可以告诉母亲他是自由摄影师，而女朋友虽是美国人但关系很稳定，这就可以说是很好的一次探亲假期了，所以他并没为失业的事情太沮丧，不过从中国回来后如何挣钱是完全没有把握的，因为最近很多美国公司都在裁员，有些公司裁掉一千个，用省下来的这笔钱到中国或其他东南亚地区可以雇三四倍的员工。总之美国的经济一时看不出有什么好转，他也从这短短半天的失业想到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六年了，从报纸和亲戚朋友的来信中知道中国变化是很大的，而且竞争也是一天大过一天，但他还是无法想象中国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因这些原因就更想早点与珍一起回去

一趟。

他看见电话答录机有闪亮，就按了播放键，“顾先生，珍出了车祸，请你马上去布鲁克林医院急救室，我是她的同事，我也会从公司赶过去，请快一些，好像很严重。”顾然把手中的酒往沙发上一扔就冲出了门，赶到急救室已经晚了，珍已经停止了呼吸！那位珍的同事看着趴在珍身上的他说请保重，就走开去通知还在芝加哥的珍的家人。

他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脑袋里一片空白，这个突然事件把他打闷了。他冲进一家酒吧，连喝了三杯威士忌，他平时很少喝烈酒的，他想如何去向珍的父母表达悲哀，他想如何继续今后的生活。他默默走出酒店时，调酒师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就问要不要替他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家，他说不，调酒师给了他一罐可乐并目送他晃出了酒吧。他又晃回了医院，医生在给珍整容，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把喝完的可乐罐在手里捏着，捏到无法再变形的地步之后，就仰着头在那里发出轻微的哼哼声，他听见自己身上的无比痛苦，他还在那里昏睡了片刻。

他梦见妈妈在哭，而他在旁边看着，妹妹也在哭，还有姑母什么的也在呜咽，父亲笔直地躺在那里，那是一九八一年。他知道自己不一定要哭，尤其大家都哭的时候，大家都用同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他想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他用一只插在裤袋里的手把裤袋撑开了线，他梦见爷爷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搓成了一根麻绳，然后把被

关在一间小屋里的自己吊在上面，时代并不知道他有多重。

珍留下的东西除了他想要的，全都还给了她的家人。他也是第二次见到她的父亲，上一次是过感恩节，他和珍去了芝加哥。而珍的祖父母则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住在美国中部的乡下，珍去看他们的时候没带他去，他忙。珍的父亲知道珍是很爱顾然的，所以对他也特别的客气，希望他能到他们那里住一段时间，他谢绝了。

他不知道珍什么时候买的人寿保险，她的死使保险公司给出了二十万美金的人寿保险金，而受益人，她填的是她祖父和他，所以他平分到十万美金。她知道自己要死吗？不，保险公司说她五年前就买了保险，原先只填了她祖父的名字，一年半前又把受益人加成两人，此事就更让顾然伤心。车祸是一辆超她的车令她偏离车道而她来不及转过方向盘地与迎面开来的卡车撞上了，而超车者也许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地开走了，因为那时天已经黑了。

除去保险金的税金和一些开销，加上他自己的积蓄，顾然手里有七万多美金，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但他并不觉得一丝安慰，钱是可以挣的，而珍，则永远地走了。

强生来了，来安慰他，他们两个人喝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酒。强生与珍也很熟，而且是先他认识珍的，强生曾对顾然说如果他喜欢女孩子的话，他也会追求珍的，因为珍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很善良的姑娘。顾然自言自语地念叨着那个最初认识珍的 party 上是如何与珍

交谈的，这个过程强生起码听过不下三次了。强生问他下一步准备怎样做，他说先回中国去看看妈妈和妹妹，也趁机离开这个伤心地，他还说以后也许会离开纽约，去美国其他什么城市生活。强生说没必要离开纽约，搞摄影还是纽约机会多，另外他也想一旦有机会自己开一家摄影公司，到时候当然希望顾然也能来一起干。强生说了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用孤独与上帝换了热闹，但每天的热闹终于使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于是就想与上帝换回孤独，上帝说一生只能换一次，要换就等下辈子吧。顾然知道强生也是触景生情地安慰他自己，他曾有一个好伙伴，但几年前因患艾滋病而去世了，幸好强生没有感染上。但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很孤独地生活着，偶尔他会去同性恋的酒吧或同性恋的集会感受一下热闹。

顾然给他在上海的妈妈打电话是事件的两个星期之后了，他说珍走了，他会很快回国一次，妈妈则让他注意身体，因为他以后的道路还长着呢。妈妈哭了，他已经在前些日子哭过了，就反过来安慰妈妈，说他会振作起来好好继续生活的，妈妈让他开车千万要小心，她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去买了十几个纸箱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存入每月付租金的仓库，退掉房子，他想去上海呆上个两三个月再回来重新开始生活。

顾然回到阔别了六年的祖国，他发现上海的变化确实不小，尤其是原来很熟悉的街区，因为建起许多新的大楼使他认不出来了。一些朋友的变化也很大，请起客来出手就是上千元人民币，卡拉 OK 的流行使他根本赶不上趟，那些港台歌他根本不会唱，所以朋友问他这六年都在美国干什么了，他哑口无言。当然他还陷在失去珍的痛苦中。当朋友知道他还是单身，就想给他介绍女朋友，他一口回绝了。他在头一个星期里除了会会几个当年的好朋友，就是一个人在街上瞎逛，可能时差的原因，他恍然是在梦里，这个样子使他妈妈认为他有点神经失常，妈妈问他妹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妹妹也说有，但妹妹说最好先别直接问，再观察观察。

有天下午，顾然沿着淮海中路一直往西走，身上挂着职业习惯的相机，他觉得应该拍一些上海的街景带回去给珍看看，但想到珍已不在人世就凄凉地笑了自己一下，举在手里的相机也就垂了下来。他一直走到淮海西路，走到岔过去的新华路上，才发现这条路以前好像来过，他记不起来，也不想费劲去想，反正许多事情是命里注定的，想不想都会发生的。他往回走的时候感到口渴就走进一家店买了一罐饮料，这时候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是顾然吗？真的是你啊！顾然看看他，楞了几秒钟，忽然哇出一声觉得全身都畅通了，这是他最好的邻居朋友压宝啊。顾然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而近一个多月的压抑也减轻了许多。压宝毕竟是他近二十年的朋友了，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压宝有着可以使他回复正常的基因，压宝当然没有察觉到什么，只是亲切之极地拉他到旁边一家餐厅里去了，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压宝非要请他吃饭不可，他当然也很愿意，尤其感到忽然有一股气随着压宝而来，更使他感到压宝的亲切可靠。压宝稀里哗啦地说了一通自己正在做的生意，他是在做房地产，而且已经赚了多少钱，只是赚到的钱又投入到更大的房地产上去了，所以手上没有太多的现金，不过一般消费的钱还是有的。顾然当然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情，压宝是他到了上海后第一个能说出他心里东西的人，这使他想起强生。压宝当然很同情他，但也鼓励他回国来干，也可以中国美国两边跑，而且这样就更有优势。顾然承认

自己手头还有七万美金可以做点什么投资，压宝说先别着急，观察观察再说，也许可以与他一起做房地产的生意。分手时他们约好两天后再一起吃晚饭。

与压宝分手后顾然并不急于回家，六年的时间里，他知道自己有不少变化，妈妈和妹妹其实变化不大，在起初的几天聊天之后就好像没什么话可说了，美国对他的影响主要是观念和生活习惯，再加上与珍的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他习惯了人与人互不干涉隐私的相处态度，尽管是男女朋友也常常要谨慎地注意对方的情绪变化，该不问的尽量少问。这几天他就开始烦妈妈什么都想问的关怀，他理解但已懒得开口回答了。所以他继续慢吞吞地闲逛在淮海路上，一路上辉煌的商业气息使他觉得好像还是在纽约的大街上，尤其看见了麦当劳和一些其他美国商品的广告更是觉得这个世界在表面上越来越标准化的趋势。他认为这是好事，也就是说由表至里，这些商品所带有的精神迟早会渗入到生活观念中去。压宝刚才在吃饭时提到了佩，佩是他很早以前的女朋友，他和邻居压宝一九七六年一起去北京时认识佩的，那时候压宝才九岁，他十九岁。压宝的父母因为工作忙不能带压宝去北京看外公外婆和舅舅，正好顾然用一张空白的病假条填了一个星期的假，就受托带着压宝去北京，而顾然也是第一次去北京，顺便可以看看长城什么的，那时候有这样的机会是很值得骄傲的。在北京顾然就随着亚宝住在压宝舅舅家，结果认识了压宝舅舅



家的邻居佩，他们一见钟情。可惜他那时在工厂工作，很难续假的，那时谁能违反单位的纪律呢？回上海几天后他就收到了佩寄来的照片，三张七寸的黑白放大照片，他把照片锁在工厂他自己的工具柜里，活干累了就去看它几眼，他很想再请假却根本不可能因谈恋爱而请假。而她在北京也是有工作的，更难的是她才十八岁，父母绝不允许她为了谈恋爱而请假去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相爱是瞒着她父亲的，那个时代啊！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向工厂领导开了请假的口，在请假之前，他把一双平时舍不得穿的皮鞋和一套半新不旧的中山装卖了十几元，以便一旦准假就用它来买车票。领导说既然你的亲戚在北京病了，那么请出示来信或证明，他当然拿不出来，他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出了想去看女朋友，领导也乐了，就说你先写份检查再说，对你欺骗领导要有个认识。他知道如何写检查，那时候一般人都有写检查的经验，没有经验的话，也会因为听别人的检查也听多了，就知道检查是怎么样的一种公式。只要写的时候夸大一些错误狠批一点自己身上的缺点就可以通过的。所以他下班之后就被留在领导的办公室里写，他往领导的椅子上一坐心想如果不是写检查还没有机会坐在这里挥笔杆呢。他写道以亲戚生病的理由本没什么错，错就错在亲戚并没有生病。另外我对领导的智商估计过低，结果被领导一眼就看出了真相，当然，也证明了我说谎的本领不行，当然也不想坚持错误。这次说谎的原因是我把感情放在了首位，让爱情蒙住了